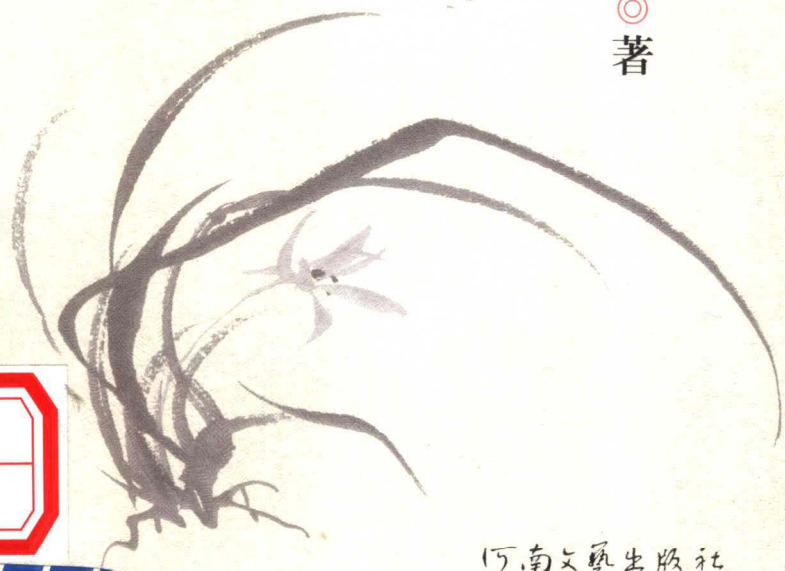


心之痛

王芳远◎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心之痛

王芳远◎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之痛/王芳远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5.

12

ISBN 7-80623-619-8

I. 心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8974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7.37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123000
承印单位	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	印数	1-2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5年12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50毫米×1168毫米	印次	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619-8/I·438	定价	1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

目
录

目 录

小村·童年 / 1
四世同堂 / 4
我的母亲 / 15
人勤地不懒 / 21
过年 / 26
启蒙 / 32
我家的百草园 / 36
大哥 / 41
离家 / 47
生离死别 / 54
回到家乡 / 60
少年不识愁滋味 / 69
北仓女中 / 72
转学到郑州七中 / 82
心之痛 / 87

- 暑假打工 / 92
- 我的大学 / 94
- 三哥 / 108
- 我心灵的家园 / 113
- 1965 年在泸州 / 120
- 1966 年在重庆 / 125
- 攀枝花 / 131
- 风雨“文革”中 / 143
- 人鼠大战 / 149
- 再忆母亲 / 154
- 郭老师 / 163
- 我的同学王小妍 / 168
- 你是细雨
——写给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 / 171
- 朋婶 / 174
- 老龙王瞎了眼 / 177
- 成都一角 / 180
- 水乡小镇——五通桥 / 183
- 蓉城花市 / 186
- 椿树林 / 188
- 老井 / 190
- 小贩 / 193



目
录

乘车 / 196
小儿趣语 / 199
妈妈的白发 / 199
我的儿子 / 200
跑不动 / 200
我该当叔叔了 / 200
郑州的老人真幸福 / 201
月月桂 / 204
旅美散记 / 207
去美国探亲 / 207
美国硅谷 / 210
斯坦福大学 / 213
晨儿求职 / 214
看病 / 217
看电视 / 220
学英语 / 222
租车·搬家 / 224
美国青年不了解中国 / 225
购书·借书 / 226
停车场 / 228
流浪汉 / 229
美国人养狗 / 231



小村·童年

西平县城位于黄淮大平原南部，京广铁路线上，火车站是三等小站。由县城向西北方向有一条官路，黄土路面，又直又平，在 20 世纪 40 年代，也算是一条好路了。沿官路走十八里有一个小村子，那是我的故乡，我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官路从村南通过，走到村西头时穿进村子，把几户人家隔在路南边。当年修路时为了垫高路基，官路北侧被挖成一条深沟，人称官路沟。官路沟内常年有水，下大雨时水向东流，不下雨时水不流动。村北有一条小河，河水自西向东北方向流，小河转弯处有一座砖砌的独孔拱桥，人称北大桥。官路沟里和北小河里常有白色的“老等”（白鹭）在等鱼，“老等”总是一只腿站着，一只腿屈在肚子下休息，一等就是半天，特有耐性。村内有两个大水塘，东边一个，西边一个，村人称“东坑”、“西坑”。东坑西坑的水没有源头，也没有去处，是死水，下雨多了坑就满，下雨

少了水就浅,但从来没有干涸过。坑里有鱼有虾,夏天是男孩子们的“游泳池”,女人们的“洗衣缸”,晚上是男人们的“洗澡塘”。所以女人们晚上都不敢去坑边,乘凉也只得离坑远远的。

至今我还记得村里流传着一个有关坑的谜语:东坑里,西坑里,两个神仙剥葱哩。谜底是两个人剥麻。麻收割以后,捆成捆儿扔在坑里,铲些淤泥压着沤,等把麻秆表面的青皮沤烂了,捞出来,把麻皮从麻秆上剥下来,放在水里涮洗干净,麻皮就成了白白长长的麻纤维。麻纤维可以纺成麻线,再织成麻袋或搓成麻绳。麻秆用作老年人抽水烟时点火,还能夜里走路或抓爬叉时照明。

晴朗天,西坑最好看。远看,一排垂柳,静立岸边,像绿色的围墙;近看,深灰色的树干,铁骨铮铮,撑起绿丝千万条。晚风吹拂,柔软、飘逸,荡起绿波。柳梢轻轻摆动,在金色的水面上划起层层涟漪。不时,蜻蜓在柳枝上荡秋千,小鱼在涟漪里翻浪花。

遇到下暴雨,大河满,小河溢,坑里、河里的水都见了面,鱼虾也来个大串联。渔网扎在大路上,大鱼小鱼直往网里钻。雨停了,水退了,土路变得泥泞不堪。泥鳅、小虾搁浅了,抓鱼虾的孩子们,个个变成了小泥人。

遇到天大旱,官路沟里的水就会断流,沟底长满了青草、野花,只有深凹的地方还留有一凹一凹的清水,太阳



一照,像绿地毯上嵌着一块块明镜,闪闪发亮。我和小伙伴们最爱在沟里跑着玩,采野花、追蝴蝶。跑累了就仰面躺在草地上看天。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云彩,有的像棉花团,有的像小鸡、小兔,有的像奔马,有的像长龙。它们变换着姿态,缓缓地移动,不知不觉中消散了,它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?

天空像一口圆圆的大锅,扣在平平的大地上,天和地在远处相连,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去看看,脚踩着地,手摸着天,一定很惬意;或者把蓝色的天幕拉开一条缝儿,看看天外还有什么景致。

小村比不上江南水乡那么秀美,但也有水、有桥、有花、有草、有蓝天、有白云、有雾雨雷电、有日月星辰。小村虽小天不小,小村有边地无沿,任我儿时那稚嫩、荒唐的想象在自由的空间里驰骋、飞翔。

写于 2001 年

四世同堂

一

圆圆的“大锅”下扣着一个小村，我家住在村中间，家门前有一条路。村里有三百多户人家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。吃饭的时候男人们都端着大海碗蹲在当街路旁，一面吃饭一面聊天，谁家吃的什么饭，都一目了然，没有多少隐私。红白喜事，大家互相帮忙。村民们安分地种着自己的地，或租别人家的地来种，忠实地守在黄土地上。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日子年复一年地过着，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官路上“过兵”了，有时往东走，有时往西走，走了就算了，也不问他们都干什么去了。

自小我家就是一个和睦的四世同堂大家庭，爷爷是一家之主。父亲兄弟三人，他是老三。两个姑姑早已出嫁。我同辈人中有四个哥哥、两个嫂嫂、三个姐姐（大伯的女儿早已出嫁），还有弟弟妹妹，晚辈有侄儿、侄女，共十八



口人。我们堂兄弟姐妹，一律按年龄大小排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……不论是谁的孩子，长辈们都一样地关爱和管教。我父亲负责孩子们的教育。早些年乡下太乱，父亲在县城做事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及姐姐们就都在县城上学，母亲和奶奶后来也住在县城，母亲给孩子们做饭洗衣，照顾奶奶。后来，父亲到外地教书，走到哪里，就把哥哥们带到哪里，直到毕业。

我记事时家里有好地三百多亩，是爷爷及父辈们辛勤劳动、勤俭持家置买的，自己种八十亩，余下的租给别人种。大伯、二伯都是种地的好手，另雇有长工两名，大把儿和二把儿。不管是大把儿还是二把儿，我们小孩子统叫哥，大人们叫他们的名字。家里为种地方便养有两头牛、两匹马。大把儿赶车、犁地；二把儿磨面、打水。不论是大把儿干的活儿，还是二把儿干的活儿，大伯、二伯都能干。女人们平时在家做饭、洗衣、纺棉花、做针线，农忙时下地收麦、收秋、晒粮。学生们放假回来赶上什么干什么。

农忙时只有小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。那年割麦，全家人都下地了，只留下二嫂及孩子们，二嫂在家做午饭。二嫂娘家是大户人家，不要说做饭，在娘家连厨房也很少进过，虽然过门来有两年了，但做饭都是当助手，让她独立做饭还真难为了她。二嫂先做面汤，她添上一锅水，把

水烧开,然后挖一瓢面就倒在开水里,用勺子搅来搅去,做了一锅大大小小的面疙瘩。二嫂还真聪明,用笊篱把面疙瘩捞捞倒在狗食盆里,还未来得及喊狗,这时一位邻居家的兄弟来家借东西,看看一大盆面疙瘩,心里早有几分明白,就调皮地说:“呀!二嫂,你真勤快,还未到正晌午,你这饭都做好了?”二嫂也不示弱,顺口说:“是呀,做好了,就等你来吃了!”二嫂做面疙瘩的事在村里传为笑谈。

大人不在家,孩子称大王,我领着弟弟、妹妹爬到一棵大杏树上玩。把杏子摘下尝尝,又苦又酸,只恨杏子熟得慢。上得高看得远,小晌午时,老远看到大伯回来了,已经走到东坑沿,我们赶快从树上下来,待大伯进门儿,我们装得像没事人似的,大伯还夸我们乖,没有出去疯跑,看家很经心。

我家是一进四的宅院,大门朝南开。分前院、中院、后院、西院。前院是男人们活动的场所,有邻居来串门,男的在前院,女的在中院。中院是自己家人住的地方,也是女人和孩子们活动的场所。后院北屋是客房,是男客住处及寒暑假孩子们学习的地方,东、西屋是储藏室。西院没住人。房子虽不少,但都是草房。吃穿不愁,但穿的是土布衣,吃的是粗茶淡饭。我们全家人吃一个锅里的饭,包括大把儿和二把儿。每年分夏、秋两季,把大把儿、二把儿的工钱——粮食,用车拉回他们家。



据爷爷说,他年轻时家里不算富裕,苦撑把力买了一些地后,日子逐渐好一些,因为地来得不容易,所以爷爷把地看作命根子,过日子决不浪费,甚至很是吝啬。因为爷爷没文化,所以常受人敲诈、欺负,他就支持子孙上学。我大伯读的是私塾,学识不浅,早年在县城私塾教书,后来兴“洋学”了,大伯就回家种地了。二伯没多少文化,自幼在家种地。我父亲是河南大学毕业,早年当过几年县教育局局长,因不适应官场而辞职。后来一直致力于办“洋学”,先后在西平、登封、许昌、信阳、百泉、汝南、潢川等地教书,也当过校长或教导主任。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在1949年以前都分别师范或者高中毕业,毕业后也教了书。大嫂、二嫂也都是有文化的。家里有人读了书,把一股浓浓的书香带进了家门,在那贫穷的小村里无人可以相比,再加上三百多亩好地,我家自然成了村里的首富。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,这也为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种子。

据母亲说,我还没出生时,奶奶曾被绑过票。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奶奶在打麦场里西屋门前乘凉,睡到半夜,突然来了两个人,把奶奶背走了,全家人惊慌不已。第三天早上,大姐夫家的门头上放着一封信,是绑匪要钱的,大姐把信送到家,家人赶快商量筹钱救人。平时全家过日子虽然吝啬,但救人要紧,忍痛“割肉”也得“割”了。按绑匪的要求和绑匪联系,那绑匪很诡秘,信儿传来传去

用了一个月时间。说定在一个月黑星密的夜晚去拿钱赎人。那晚,大伯、二伯,还有两位贴心的邻居一块,背着钱到一个约定的坟地里等着。过了半夜,听到动静了,模模糊糊看见一群人,他们在相距几丈远的地方停下,一个人压低声音喊:“过来认人。”邻居胖子过去,看见荆条筐里坐着一个人,胖子赶紧上前问:“婶子,你听听我是谁?”荆条筐里坐的人回答说:“你不是胖子吗!”一听没错,后边人上来,就把钱给了绑匪,绑匪掂掂钱袋子,觉得差不多,没顾上数钱,就背着钱袋子消失在夜幕中。大伯他们赶紧把奶奶背回家,一家人抱头痛哭,这一夜,全家人除了小孩子都没有睡觉。奶奶说,她被绑后一直住在一个红薯窖里,每天给她吃两顿饭。回来的路上,绑匪把奶奶的眼蒙上,放进筐里,抬着走。绑匪一会儿喊“过高山了”,一会儿喊“过大河了”。实际上什么也没过,是怕奶奶记住路。这个事件使家里除了地和房子外,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。

钱虽然花光了,但人保住了,全家人很快就振作起来,该种地的种地,该做事的做事,该读书的读书,一切照旧。但奶奶由于受到惊吓,第二年就去世了。那年我出生。

在以后的十来年里,家里靠种地、搞副业,省吃俭用,好不容易又攒了一些钱,不过还是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苛捐杂税很多,收了粮食首先要交公粮;男孩子到十八岁不当兵要交壮丁费,二把儿年轻也得替他交



壮丁费；官路维修要交修路费；还有人口税、“爱国粮”、公债，数也数不清。日本鬼子来了抓人、放火、抢粮，日本鬼子被打败了，还是常常“过兵”，今天兵来了要钱，明天兵来了要粮，也不知是什么兵。兵走了是土匪，什么“大杆子”、“二杆子”，专等夜里来，见什么抢什么，鸡狗都要。那情景，日子简直没法过。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，要逃走了，又是一劫。物价飞涨，纸币大贬值，到最后成了一堆废纸，我家的纸币拿来作纸扇、当引火柴了。再后来就是分房分地扫地出门。三代人的心血化为乌有不说，人也搭进去了。

做一个老百姓真不容易，没钱没地的挨饿受冻，无人问津；用血汗钱买了地的又树大招风。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常常被折腾得一无所有。

二

大伯是一个性格保守、固执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个勤劳、知书达理、对家庭责任心很强的人，他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，我父亲是老小，他比我父亲大二十岁。大伯有三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他的三个女儿早已出嫁，他也年近七十了，还是起早贪黑地干活，和大家吃一样的杂粮粗饭。给他蒸了白馍他也不吃，说：“比起爹，我还是小伙子呢！”他

掌管家中的账目及钱，自己从来也不花一个，有时牵着马驮一袋粮食到集上去卖，卖了粮食从不舍得在集上买顿饭吃，都是回到家里吃饭。那时，大户人家的人都穿长袍马褂，他却不舍得穿长袍，冬天老是穿件长衫子配马褂，把裤脚扎着，两只手总抄在一起在袖筒里取暖。秋天，他端一碗蒸红薯当街吃，剥下的红薯皮不舍得扔掉，拿回来给鸡吃。大伯没儿没孙的，这么省为何呢？其实他是为了这个家。全家人都尊重他，但由于他很严肃，小孩子们都很怕他。

大伯母四十多岁时生下三姐，当生三姐时满盼着能是个儿子，可是生下来偏又是个女儿，这就意味着大伯这一支成了绝户头。大伯母是心强命不强，大哭了一场。听母亲讲，事有巧合，三姐是晚上出生的，次日凌晨，二伯母第一胎生了一个男孩，那就是我大哥。大人们合计，二伯母还年轻，干脆把男孩换给大伯母，反正刚生下来，外人也不知道。如果大伯母同意，只要我爷爷一发话，二伯肯定没问题，二伯母同意不同意就由不得她了。可是大伯母太刚强，她哭着说：“我没本事，自己生不了男孩，我也不要别人的。”

全家人为了不使大伯、大伯母伤心，对三姐都特别亲。爷爷心里喜欢大哥，但他总是同时抱两个孩子，大哥坐左腿上，三姐坐右腿上，不偏不向。三姐小时候聪明伶俐，



有主见，在姐妹中又长得出众，那时二伯也没有女儿，二伯对三姐像宝贝似的，常抱着三姐对人说：“这是我的油馍篮子呀！”（意思是我的孝敬女儿，出嫁回来会给我带好吃的。）我父亲每次放假回来，总要给三姐买些花布料、手提包什么的，想讨大伯母欢心。可是大伯母不领情，总是黑丧着脸说：“俺不稀罕你小三子的东西。”父亲知道大嫂的脾气，对我大伯母的话一点也不在意。但可以看出全家人对三姐的爱也温暖了大伯母的心。

早年大伯教私塾时，我父亲办“洋学”，可算针锋相对。大伯很看不惯“洋学”，但是在家里，大伯对父亲却爱护有加。每逢父亲回来，大伯、二伯他们兄弟三人都坐在一起聊家常，亲热得很。

三

二伯有两个儿子，就是我的大哥、二哥，还有一个小女儿，是我的堂妹。二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，他会种地，还会干些家中杂事。他性格开朗、为人和善，不论谁的孩子，他都关怀备至。我们都很喜欢二伯。二伯干活受累，积劳成疾，落个腿疼病。二伯也很节俭，也掌管一些钱，但赶集买菜和大伯一样，从不舍得买顿饭吃。听说二伯和大把儿曾有一段对话。